

包 容 译 [日] 加贺乙彦 著

没有锚的船

MEI YOU MAO DE CHUAN
BEI YUE WEN XI GU HU BAN SHE



〔日〕加贺乙彦 著
包 容 译
北京文艺出版社

没有锚的船

MEI YOU MAO DE CHUAN
BEI YUE WEN YI CHU BAN SHE

I313.4
1029

RBH70/07

I313.4
1029



③Y_{W2}

社 长：马森彪
总 编 辑：
责任编辑：韩铁马

《没有锚的船》(原名《锚のない船》) 作者：加贺乙彦
本书根据日本讲谈社，1988 年第 1 版 翻译。
著作权(C) 1988 年。
日本原版1988 年发行。
中文版版权经日本著作权输出中心获得加贺乙彦认可。

没有锚的船

〔日〕加贺乙彦 著

包 容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1.125 字数：524 千字

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1997 年 1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

ISBN 7—5378—1640—9

I·1600 定价：28.80 元(平装)
32.80 元(精装)

作者加贺乙彦先生简介

生平简历：1929 年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在法国巴黎大学留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曾任精神科医师、东京医大副教授、上智大学教授、精神医学、犯罪心理学专家。

社会职务：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理事、日本笔会理事、日本近代文学馆理事。

主要著作：《佛兰德之冬》长篇小说，1967 年获艺术选奖新人奖。《夏天逝去了》长篇小说，1973 年获谷崎润一郎奖。《宣判》长篇小说，1979 年获日本文学大奖。《湿原》长篇小说，1985 年获大佛次郎奖。《滑冰者华尔兹》长篇小说，1987 年出版发行。《维纳斯的笑魔》长篇小说，1989 年出版发行。《海雾》长篇小说，1990 年出版。另有长篇小说《歧路》及短篇小说集多部。

加贺乙彦先生为日本最著名的战后派作家之一。他主张和平进步，反对战争，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他生活经历丰富，对社会本质观察入微，善于深刻的心理描写，对犯罪心理有很深的研究，其作品深受日本广大读者的欢迎。他的著作在法国已有译本出版。

1995 年 5 月加贺乙彦先生以日本文学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应中国作协邀请访华。在北京期间他参加了群众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两社为他举办的作品研讨会。我国著名作家、翻译者及有关报刊杂志社记者参加了研讨会。

内 容 简 介

日本外交官来栖三郎受命进行日美和谈。正当他为争取和平而竭尽全力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却偷袭了珍珠港，挑起了日美战争。美国因此而认为来栖三郎是明知道偷袭的阴谋而打着和平的幌子来谈判的“诈骗大使”。

来栖三郎的混血儿子阿良被征兵入伍后，因外貌酷似美国人而在军中备受欺凌。后在东京空战中跳伞落地，被当成美国人用竹枪扎死。其女友玛格丽特及其一家因是外国人而惨遭日本特警迫害，玛格丽特在生下阿良的遗腹子后也撒手人寰。

本书描写了一个日本家庭在二战中的悲剧性命运，它像一条没有锚的船，在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苦海中漂泊不定，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

目 录

致读者	(1)
第一章 高原上的夏天	(4)
第二章 红蜻蜓	(9 1)
第三章 使节	(170)
第四章 暴风	(278)
第五章 回声	(342)
第六章 魔鬼的颤音	(400)
第七章 结冰的池水	(475)
第八章 妈咪	(562)

历史上有过的男人和永生的女人

——致读者

加贺乙彦

在东京青山公墓东六路，有一座形状奇特的石碑，八角形石柱的上檐呈火炬形，整个石碑像一支大蜡烛。石碑的正面刻着十字架，十字架下边排列着三个人的名字，挨得很近。

来栖艾丽丝 1892~1973

来栖 良 1919~1945

来栖三郎 1886~1954

艾丽丝这个外国女人的名字很醒目，再仔细看，当中的来栖良年龄很小，却比父母先死了。也许有人会从来栖三郎这个名字想起一位外交官。

提起来栖三郎，他就是日美开战前夕，1941年深秋被任命为特命全权大使飞赴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国务卿会谈，寻求和平之路的外交官。就在那次日美会谈期间，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偷袭了珍珠港。虽然在偷袭之前原想向美国递交最后通牒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延误，当日方来栖大使和野村大使到达国务院时，日本军队已经发动空袭了。结果，美方对日方一边谈判一边偷袭的背信弃义行为大为震怒，日美战争爆发了。

来栖大使被美国人视为打着争取和平的幌子进行暗算的主谋。实际上他是一个悲剧人物。

来栖大使和美国姑娘艾丽丝结婚，生育了三个混血孩子。

两位小姐跟随身为外交官的父亲和母亲艾丽丝长年在国外共同生活，但是儿子来栖良却被留在日本接受了日本人的教育。后来，他加入陆军航空部队，执行保卫东京的任务。1945年2月，在美国空军的大空袭中战死。

在美国出生的白人姑娘艾丽丝忍受着战争带来的痛苦，在轻井泽度过艰难的日子。然而，日本战败以后，她帮助了差点被指控为战犯的丈夫，并以教授日本人英语来维持生计。从战争的苦难中余生的两位美丽的小姐，结婚以后都在母亲的故国生活。

来栖大使一家从战争中到战后像没有锚的船似的漂泊不定的不幸命运，引起了我的关注。我和电影导演泷村仁商定，把来栖一家的故事由他拍成电影，由我写成小说，我俩于1970年秋开始了采访。我俩共同拜访了许多与来栖家有关的人，查阅了许多文件，并于当年年底赴美，访问了来栖家的两位小姐。后来，历时三年，我完成了这部小说。

作为作家，我努力使历史和小说融为一体。众所周知，来栖三郎大使是与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日美谈判有关的历史人物，而且，他的儿子来栖良是一名日本陆军航空技术军官，在审查部从事暴风战斗机的研制，战死在东京的空战中，这一事实当时见于报端，也是广为人知的。父子二人在历史上留下了清晰的足迹，在这些地方没有更多的可供作家空想的余地。

但是，母亲艾丽丝和两位混血女儿却生活在远离历史的家庭里，虽然她们也被浓厚的战争的阴影所笼罩，在战争中和战争以后历经苦难的事实也是不可忽视的，然而，她们处在日本和美国两个祖国之间的动荡的生活，却给作家提供了富有魅力的主题。

我尽可能根据采访来的事实来动笔，但是，我无法抑制把作家的自由想象融进书中人物的行为、对话和心理之中。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采取了以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为

范本的方法。托尔斯泰给俄国与拿破仑的战争这一历史事实加上虚构的人物，由此来给历史注入温暖的生命，同时使虚构的人物活灵活现，增加了小说的趣味。我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战争与和平》比任何历史书都更生动更成功地表现了那个时代，获得了小说的独特的成就。我以此为目标，把战争年代和现在的和平年代凝聚在一部集中的小说里，这就是我为之努力的依据……

虽然战争结束已将近五十年了，但是，我在这部小说中所探讨的问题仍然一点也没得到解决。国家仍然对个人强加种种不恰当的影响，日美两国之间的误解和摩擦乃至对立依然很大。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希望读者仔细地读一读（本书所写的）过去的（与现在）相仿的往事。

第一章 高原上的夏天

1

艾丽丝走下车来，用手撩起白礼服的长裙，使它避开湿漉漉的落叶，但又不露出腿来，轻盈地走着。她回过头去用英语向慢慢腾腾跟上来的三郎说：“路很滑，当心些。”然后又用日语向在房门前猫着腰的田中说：“为什么不把行李拿进去？”

“因为，太太。因为钥匙不合适。Rien à faire。”田中用食指指尖捅了捅戴在额前的白色贝雷帽，装模作样地答道。

“这么多钥匙，弄不清哪个是门厅的。刚才就一个一个地试过了。”阿君走过来，拦住田中的话，炫耀着美妙动听的英语发音说道。

“为什么事先不向鲍波问清楚。让我看看，真是怪事。”

艾丽丝刚一伸手，就被递过来的那串沾满灰尘的钥匙吓得缩回手去。连钥匙都不知道洗干净，田中和阿君都不机灵。

“让我试试吧。”

三郎拿过钥匙，自告奋勇走到门前，但是，上次暴风雨吹落堆积起来的足有 20 公分厚的落叶松针叶，把他绊了一个趔趄，幸亏田中扶住了他。

“爸爸真没用。”惠理逞能地走过去，把钥匙一个个地插进去试，也毫无效果。她咋了咋舌，直跺脚。“大概锈住了，真怪。”

“从阳台上爬进去吧。”安娜提议。

“有积太太，我试过了。那里上了暗锁。”田中垂下头说道。

“也许是拿错了钥匙，我去找林，拿钥匙来。”阿君说道。

阿君叫央麻看着门前的行李，跑了过去。林住在旁边的农家，他是受托管理这座别墅的人。

“可是，太荒凉啦。这所房子……”

艾丽丝说道。她本来是对三郎说的，可是，转脸一看，他已独自走进庭院深处的射箭场，只有安娜向她报以微笑。

“妈咪，没办法呀。”安娜若有所思地点头说道。“咱们五年没来了。而且，今年从夏天起就刮台风，听说连车站都被大水淹啦。”

听车站上的人员说，7月22日夜里，不仅下起历年不曾有过的大雨，而且台风袭来、山洪暴发、河流改道，大水一下子灌进车站，弄得乱成一团。东京的江东砂町一带，也房屋浸水，有些倒塌了，关东一带的铁路也相继不通了。原计划出了梅雨期就去别墅的来栖家的人们，因为打好了的行李受潮发霉，加上主人三郎患感冒，只得推迟了行期，直到8月初才动身前来。

“可是，南希……去年鲍波来过这儿。看来，这孩子也没打扫呢。”艾丽丝说道。

落叶堆积得那样厚，看来并不仅仅是由于台风的影响。房屋的油漆剥落，玻璃污浊，屋檐被枯叶掩盖得几乎看不见瓦片，就连脚踏车和拖车也被雨淋得生了红锈。这里必须重新涂漆，做一次彻底的大清扫了。艾丽丝从窗外向里窥视室内杂乱无章的样子，皱起眉头。她正绕着房屋漫步，盘算着扫下屋顶上的枯叶和修补破损了的游廊，忽然发现自己从一架长梯下钻过，立刻惊叫起来。

“妈咪……”安娜跑到她身旁。“您怎么啦，大喊大叫的，不要吓唬人呀。”

“不得了！”艾丽丝像发虐疾似地浑身颤抖。“要发生可怕的事

啦。不祥之兆。这房屋要带来厄运了。”

“妈咪，你清醒些吧，胡说什么呀？”惠理也跑了过来。

“我从梯子下面钻过来啦。什么人在这里戳着梯子呢？”

有人在大栗树上戳了一架长梯，艾丽丝无意之中从下边钻了过来。

“妈咪，那是迷信。”惠理笑着用拳头敲打梯子，几根枯枝从上边落下。

“这可不是迷信。从前……”艾丽丝抚摩着浸出冷汗的胳膊说。

“从前，住在美国康涅狄格的别墅时，有一天，妈咪从梯子下钻过，就发生了不吉利的事情。”惠理抢着替她说。

“是呀，艾尔希……那是真的呢。”艾丽丝叹了一口气。

“到底是什么不吉利的事呀？”

惠理瞪大了眼睛，眼梢上还残留着一丝笑意。安娜不安地望着妹妹。

这件事艾丽丝曾对安娜讲过——在一个闷热的夏日的下午，也就是她从梯子下边钻过的那天，她父亲詹姆斯·利特尔神父落马身亡了。夏日的阳光照在他的黑袈裟上，他的脸像枯草一样苍白。

阿君回来了。果然刚才拿错了钥匙，用取来的钥匙一下子就开门打开了。田中跟在阿君身后，安娜搀着艾丽丝，走进屋去。

凝滞的空气里充满了发霉的气味儿，艾丽丝慑于脚下的灰尘，直往后退。这时，安娜惊叫一声，搂住母亲。她那像母亲一样的尖叫，把身后的惠理吓了一跳。

“南希，不要吓人嘛。”

“虫子，喏，虫子！”

“在哪儿？哎哟，太可怕啦，妈咪……”惠理也搂住母亲。

无数个黑点在地板上又跳又蹦，那是一些像蟋蟀一样黑亮黑亮的虫子。有的大得足有4公分长，有的还仅仅是幼虫。它们突

然受到外界射入的光线的刺激，像摇晃盒子里的芝麻似地又蹦又跳，发出可怕的嗡嗡声。

“赶快想办法收拾吧。我害怕虫子，我对虫子简直一筹莫展。”安娜用手捂住双眼。

惠理和艾丽丝扶住安娜。安娜要吐，她们抚摩她的后背，想让她躺在长椅上，可是，那里也有虫子乱蹦乱跳。不仅在地板上，就连门框上、天花板上，也都爬满了虫子。她俩把安娜扶到屋外。

“赶快消灭虫子吧，”惠理很快就又打起精神，用劲儿掸了掸手。她命令看行李的央麻进屋，让安娜在那里看行李，然后呼唤来栖三郎：“爸爸，快来！有虫子，虫子，虫……”

“我也来参加吧”

惠理的声音鼓舞了艾丽丝，虽然她并不喜欢虫子，有点儿害怕，并且也嫌脏，但是，总不能袖手旁观啊。

“妈咪，你在外边等着吧。”

“不，妈咪也来参加。”

三郎来了。他往里一看，“唔”地叫了一声，有点退缩，但是，他也觉得在女儿和妻子面前怪难为情的，立刻叫道：“这可不得了，要打一场战争啦”，紧了紧系在下颌上的盔帽的帽带，撅着屁股走了进去。

各种各样的灭虫方法都使出来了。田中、阿君、央麻、惠理、三郎手里拿着蝇拍、报纸、抹布、扫帚，往地板、墙壁和家具上拍打。虽然被打的对象又蹦又跳，动作快速敏捷，但是，毕竟也有躲闪不及的时候，人们只要从背后悄悄接近，一下子就把它打瘪了。不过，对那些逃到天花板和柱子上的就无法下手了。

“有啦。有好主意啦。”三郎跑到外边，一会儿，拿着电动吸尘器走进来了。那时，在日本这种真空吸尘器还很稀罕，那是三郎今年年初赴美旅行时买回来的礼物。吸尘器发出轰鸣，吸管下面的袋子膨胀起来，天花板和房柱上的虫子一会儿就被消灭干净

了。

“爸爸，你真能干。”惠理拍手叫好。田中和阿君也在一旁投以赞赏的目光。

“喏，妈咪，这架吸尘器是用来除虫的么？”惠理十分认真地问。

“是呀。”艾丽丝也认真地点头。

“不，你骗我，妈咪！”

“我不骗你。因为美国虫子很多，不能用手去一个一个地抓呀。”

消除了虫子，他们开始打扫了。在艾丽丝的指挥之下，人们用毛巾当口罩，干起活儿来。因为去年夏天长子阿良来住过，到处都是垃圾，尤其是他居住的楼上，堆满了内衣、纸屑和空瓶，令大家生厌。

“鲍波都干些什么呀？”安娜发起牢骚来。

“男孩子嘛，就是这样啊。”

艾丽丝在调和。因为她们全家去比利时和德国时，只把阿良独自留在日本。艾丽丝对身边无人照顾的长子充满了同情。当她终于回国喜气洋洋地要照顾他时，不料阿良又被军队征去服兵役了。

“喏，你看爸爸。”惠理唤起艾丽丝和安娜的注意。

前驻德国大使来栖三郎全副武装出场了。他身穿崭新的工作服——那是为了在轻井泽干农活儿而去日本桥批发店购买的，他戴着口罩，用手巾蒙着脸，头顶麦杆草帽，脚登长靴。

“那可怎么干活儿呀。”安娜摇头道。

“哎呀呀，看您已经很累啦。”惠理笑道。三郎放下擦地板的墩布，坐在游廊的长椅上，拿起烟斗想要吸上几口，却不得不取下蒙面手巾和口罩。

“使用真空吸尘器把他累坏了。”艾丽丝责备那两个挤眉弄眼

的女儿。

过了一会儿，从林中吹来的凉风使三郎眯缝起眼睛。别人仔细一瞧，他已经舒舒服服地打起盹儿来了。

拼命地打扫了三个多小时，屋里已经相当整洁。艾丽丝坐在堆着床单、被褥和毛毯的地方，用铅笔在她常用的手册上疾书：

1. 护墙板的白漆，要全部重新刷。
2. 玻璃窗破损 7 块，要换新玻璃。
3. 扫屋顶上的枯叶。请木工，或请林。
4. 马口铁落水管腐蚀严重，要换不锈钢的。

她忽然想起尚未检查庭院，于是从游廊里走了出去。

这所来栖的住宅，曾经以落叶松树林和布满林间的苔藓而闻名。因为秋天的落叶和冬季的降雪是苔藓的大敌，所以委托当地的花匠，经常不断地拾掇，因此，才能在夏季观赏那些绿茵茵的苔藓。但是，由于几年不来，这期间花匠更迭，断了联络，庭院已经荒芜了。堆积的枯叶足有两英寸厚，用竹耙扒开一看，果然，苔藓已经全都枯死了。艾丽丝在手册上又写道：

5. 在院里培植草坪。

这是惠理提出来的要求，因为她要练网球。那就必须砍倒两棵树，不，恐怕得砍掉四棵树才能造成平坦的空地。这恐怕是一笔相当大的开销，先让栽草的店家估算一下，然后再决定怎样办吧。忽然，艾丽丝的眼里出现了惠理在阳光灿烂的草坪上打网球的身影。好啦，不论用多少钱，也要把草坪栽好。

艾丽丝走到院子的尽头，那里有一个用石头围砌的、供小鸟饮水的浅浅的水池。看来只要把树叶弄净，完全可以使用。水很

清彻。噢，想起来了，该为小鸟们做巢箱。

6. 制做小鸟巢箱五个。

做这类手工，阿良最拿手，记得他曾经做过好几只箱子。艾丽丝抬头望着原来挂鸟巢的树干，但那里只有生锈的铁丝缠绕，并没有什么鸟巢。这件事要请木工制做，或者到小渚的鸟店里去物色了。

那些仿制康涅狄格乡间的白漆木栅，已有一半埋没在高杆的荒草里了。

7. 重新油刷木栅。

箭场里的草已被拔掉几簇，露出画着三个圆圈的靶子。带着许多箭伤的木板，下部已被土腐蚀，变形成椭圆。那草大概是三郎刚才拔掉的。在三郎出任驻比利时大使之前，担任外务省通商局局长时，就迷上箭术了。一向笨拙而又运动神经不发达的三郎，虽然也和平常人一样打高尔夫和网球，但都不能持久，只有射箭成了他唯一的爱好。在永田町的住宅里也设有小小的箭场，他曾埋头苦练过。只是赴任外国时不能随心所欲，以致中断了五年。

8. 修整箭场。

既然在行李里已带来了弓和箭，那么就一定要为三郎修好箭场。不过，要做的事不是太多了么？艾丽丝深深叹了一口气，把“6. 鸟巢”“7. 油刷木栅”两项用黑线抹掉。她想了想，又把“4. 安装不锈钢落水管”也抹去了。毕竟要讲节约啊。日本已经和中国交战四年了。她今年新年回国，最令她吃惊的就是食品、衣料等

等日常用品的匮乏，太严酷了。在德国时，厨师田中购买了大量的罐头和葡萄酒，她还嘲笑他过分担心，事实上却是她不了解实情。虽然德国也处于战时状态，实行严格的粮食配给，但仍比日本要强些。在日本不但买不到肉类和鸡蛋，买不到乳酪和奶油，就连外国产的葡萄酒也在店里见不到了。应该感谢田中，他买下了足够一年用的罐头和洋酒。

艾丽丝给睡得香甜的三郎盖上毛毯，然后去和田中及女佣们整理行李。

原以为三天就能把别墅整理好，不料竟用了十多天。屋顶上粘粘糊糊地盖满一层枯叶，足有一寸半厚，因为发酵而异味难闻。要清除那些烂叶，本需好几名身强力壮的男工，但是，要请的工匠都去打仗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位从前当过消防员的老人，爬上高处已是难上加难，干活儿就更没指望，过了三天，还在屋顶上慢慢腾腾地爬来爬去。三郎实在接捺不住，想要亲自去干，刚要爬梯子，就被艾丽丝拼命拦住。

当屋顶上的枯叶终于清除完毕时，他们才发现下边的屋瓦已经严重破损，必须更换许多屋瓦了。要请修屋顶的工匠，又是一大难题，只好请本乡本土的阿君，通过她娘家妈阿德婆，才请来了村里的人。阿德婆还请来了山里高原上的老牧民，为他们栽植草坪。现如今已经很少有人培植草皮，是这位牧民为她们提供了牧场上的天然草皮。玻璃店里因为只剩下内掌柜，而没法送货，油漆工匠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找到。总而言之，男人奇缺，要想实现艾丽丝信笔写在手册上的计划，那可太不容易了。

艾丽丝只要头脑里想起什么，就立刻往手册上写。这也是因为她常常一下子想得很多，而又生怕做了这一件又忘了另一件。但是，当她把想法付诸实施时，却又缺乏应付繁琐的交涉和付款等等事务性的才能。更确切地说，她主观上认为她的计划能够立即